

# 论永定河与北京城的关系

尹钩科

**【摘要】**永定河是流经北京市境最大的一条河流，是“北京的母亲河”，没有永定河就没有北京城。但北京城的历史发展也对永定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北京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活对木材和木柴木炭的需要，使永定河中上游流域的森林被严重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加剧，下游善淤善决，水患不绝。当今具有根本性、长远性的保护举措，是永定河流域的各省市、自治区密切协作统一规划，坚持在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

**【关键词】**永定河；北京城；保护母亲河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 (2003) 04-0012-07

永定河是海河水系的最大支流，也是流经北京市境最大的一条河流。它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自河北省怀来县幽州村东南流入北京市境，至大兴区南端崔指挥营村以东复入河北省地界。流经北京市的河段长159.5公里，流域面积为3168平方公里。<sup>[1]</sup>如同长江、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一样，永定河则是北京的母亲河。

## 没有永定河就没有北京城

没有永定河就没有北京城。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事实。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 1. 永定河的洪积冲积扇为北京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地域空间

永定河于第四纪更新世（距今250万年前至1.5万年前间）后期形成。在漫漫的地质年代里，河水将上游流域因风化、崩塌、撞击而形成的碎石及流水侵蚀的泥砂搬运至下游。当永定河在三家店出山后，河道坡度

陡缓，河水流速骤减，大量砾石和泥沙迅速沉积下来，形成永定河洪积冲积扇。随着永定河主流河道位置和流向的变迁，永定河洪积冲积扇在三家店特别是卢沟桥以下迅速发展，最终形成了北起清河、南至大清河，西起小清河—白沟、东至北运河的广阔的永定河洪积冲积扇。永定河洪积冲积扇包括北京市石景山、西城、东城、宣武、崇文、朝阳、大兴等区的全部及海淀区南部、丰台区东部、通州区西南部、房山区东缘与河北省固安、永清、安次、霸县的全部及涿州东北隅、新城东部、雄县东北部、天津市武清县西部等，总面积约为7500平方公里。永定河洪积冲积扇大都在海拔50~5米间，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道条条，淀泊片片，是自古以来的重要农垦区。北京城就坐落在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北部、轴部。地为平畴，且相对稍高，既易得永定河水利，又少遭永定河水患。所以说，永定河洪积冲积扇为北京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地域空间。

**【作者简介】**尹钩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0271113）。

## 2. 永定河上的古渡口是北京城原始聚落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北京的西、北、东北三面群山耸立，如屏如障，只有中南部是平原，称为“北京小平原”，与华北大平原紧密相连。古永定河在“北京小平原”的西南部自西北而东南流过。当中原的先民与北方的民族交往时，首先沿着“太行山东麓大道”北上，来到古永定河渡口，过河后，再往前进，道路分歧：向西北走“居庸关大道”径去蒙古草原；向东北走“古北口大道”，到达燕山腹地和松辽平原；向东走“山海关大道”，可至东北各地。反过来说，当北方民族与中原交往时，也首先分别经过“居庸关大道”、“古北口大道”和“山海关大道”，会聚到古永定河渡口，过河后，再沿“太行山东麓大道”南下。这样一来，古永定河上的渡口就成为南北交通枢纽之地。一般说来，在交通枢纽之地是最容易形成大型居民点的。但是，因为古永定河水流量不稳定，夏季常常暴涨，泛滥成灾，故古永定河渡口处不宜居住。能在既距永定河渡口不远、地势稍高、可避洪水，又有充足水源的地方建立居民点，是最为理想的。于是，北京城的最早前身蓟城（其位置在今广安门一带）便在蓟丘之下出现了。因为这里地势较高，西南距永定河渡口仅30里，附近又有西湖（今莲花池前身）作为水源，具备建立大型居民点的优越条件。<sup>[2]</sup>

## 3. 永定河直接或间接地为北京城提供了丰沛的水源

任何一个城市都必须有充足的水源。自古以来，永定河就是北京城所依赖的主要水源，是永定河水滋养着北京城。从蓟城初立，到战国燕都、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都是由蓟城在同一地点发展起来的不同阶段的城市。这些城市的主要水源都是

城西之大湖，又称西湖（即今莲花池的前身）。蓟城西之大湖是怎样形成的，未见任何文字记载，从其形状推想，当是由一段古永定河故道洼地潴水而成。水由何来？除降雨时附近的部分地表径流汇入外，主要是泉水。这泉水分明是永定河出山后潜流地下的水而又复出的结果。也就说，对于古蓟城以至金中都城来说，其直接水源是城西大湖，而永定河则是其间接水源。但是，在魏、晋、北朝时，永定河作为直接水源，惠及蓟城南北，断断续续达数百年。这就是三国魏镇北将军刘靖创建的戾陵堰与车箱渠的巨大效益。“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sup>[3]</sup>虽然后来几多废毁，但到北魏、北齐时，经裴延儁、斛律羨先后修治，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灌溉效益。<sup>[4]</sup>隋、金、元时，亦有引永定河水灌溉的事例。<sup>[5]</sup>

清代自康熙至乾隆年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建了北京西郊的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等著名皇家园林和离宫。而畅春园和圆明园的水，主要来自万泉河，部分来自昆明湖。万泉河源出万泉庄之群泉。万泉庄地处永定河故道中，其泉水必来自于古河道中的潜水。因此，可以说永定河水也是清室皇家园林的间接水源。

在现代北京城市水源中，永定河水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1个月，水利部便召开全国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作出修建官厅水库的决定。1951年10月25日正式动工，1954年5月5日告竣。总库容为41.6亿立方米。<sup>[6]</sup>接着，于1956~1957年开凿成永定河引水渠，自三家店拦水坝经玉渊潭，下接西便门外护城河。自官厅水库建成后，拦蓄了永定河上游历次洪水，根除了下游的洪患。截至

1995年,共向下游京津地区供水254.99亿立方米,<sup>[1]</sup>首都钢铁公司、石景山发电厂、高井发电厂、北京钢铁厂、北京第一、第二热电厂等大型工业企业用水,主要靠官厅水库供给。北京城市河湖用水,有一部分也来自官厅水库。同时,下游沿岸属京、津、冀的百余万亩土地得到灌溉。京南永定河灌渠、南红门灌渠、新河灌渠、金门渠灌渠等大型灌区,其水都来自官厅水库。总之,近半个世纪间,官厅水库是北京的主要水源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初密云水库建成后,才部分取代了官厅水库向北京供水的功能。

#### 4. 永定河中上游流域的森林为元明清北京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木材,又为北京的城市生活供应了难以数计的木柴木炭

历史上,永定河中上游流域广泛分布着茂密的森林。直至明代,山西北部偏关、神池、宁武以北至外长城间,林木仍很茂密,“大者合抱干云,小者密如切帛”,林中“虎豹穴藏,人鲜径行,骑不能入。”<sup>[6]</sup>金太宗天会十三年(1135年),“兴燕、云两路夫四十万之(至)蔚州交牙山(在蔚州南),采木为筏,由唐河及开创河运至雄州之北虎州(今作浒洲)造战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sup>[7]</sup>不管这次伐木的动机是什么,一次即调集40万人到蔚州伐木,说明当时蔚州的森林是相当多的。

自元代以后,由于北京城市建设 and 城市生活的需要,出现了连续不断地大规模砍伐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森林的现象。如地处永定河中上游的蔚州、定安、凡山、宛平等州县,是元代采伐木材、石料、烧灰的主要场所,<sup>[8]</sup>而这一切都是为建大都城服务的。人们通过元代遗存下来的《卢沟运筏图》<sup>[9]</sup>即可理解。

古代北京的城市生活需要大量的木柴、木炭。据万历《明会典》记载,仅惜薪司、

光禄寺、礼仪房、银作局、御用监、御马监、织染局、翰林院、太常寺、神乐观、中书舍人写诰敕、兵部眷黄、太医院、会同馆、西舍饭店、坝上大马房等衙门,每年经手和消耗的木柴为43,025,256斤,最多时达到58,376,436斤;木炭为9,112,510斤,最多时达到12,354,837斤。<sup>[10]</sup>因3斤木柴价银等同1斤木炭,<sup>[11]</sup>所以,若将上面木炭折合为木柴,则分别为27,337,530斤和37,064,511斤。那么,仅如上的一些衙门每年所消耗的木柴,为7,000多万斤至9,500多万斤。朱明有国共276年,自永乐迁都北京至明亡计223年,故总算起来,明都北京期间,仅如上一些衙门总计要烧掉156亿多斤至217亿多斤的木柴。如果将其他衙门和北京城内的军营、寺庙以及平民百姓所消耗的木柴、木炭都估算下来,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难怪明代在台基厂只是抬运木柴的人,就有三千之多。<sup>[10]</sup>

北京城市生活消耗如此多的木柴木炭,是从哪里来的呢?《明会典》记载,永乐定都北京后,皇家所用木柴“则于白羊口、黄花镇(明属昌平州)、红螺山(属怀柔县)等处采办。宣德四年(1429年)始设易州山场,专官管理。景泰间移于平山,又移于满城。天顺初,仍移于易州。”又说:宣德十年(1515年)奏准:“山场采运柴炭官夫商人,经过紫荆关口、蔚州、灵丘、广昌等处,守备等官即便放行,不许阴滞。”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奏准:“行该(北直隶)抚按、巡官等官,会同易州厂郎中,亲诣山前山后山场,逐一踏勘,将应禁应采地方,议处明白。”<sup>[11]</sup>明人沈榜记载:“杨木厂,沿浑河堆马口柴处。”又“火钻村,有清河,即放马口柴处。”<sup>[12]</sup>杨木厂今作养马厂,在石景山区永定河北岸;火钻村今作火村,在门头沟区斋堂东。由此可知,永定河

中上游地区普遍是明代大规模地砍树为皇家制办马口柴处。易州等地除伐树制柴外，更主要的是烧制木炭。

清代皇家官府所用杨木长柴（即马口柴）也是取自永定河上游地区。顺治初年定，永宁卫（在延庆县东部）800斤，保安卫2,000斤，怀来卫800斤，美峪所（在涿鹿县南部）400斤，宣府前卫6,000斤，蔚州卫15,000斤，宣府南路广昌城守备5,000斤。这些地处永定河上游流域的卫所，每年需采办杨木长柴30,000斤。康熙三十年（1691年），命怀来、保安、美峪所多采办3,800斤，加上该三地原来的定额，共7,000斤。乾隆八年（1743年），又给怀来增加2,000斤的任务。咸丰三年（1853年）再加2,000斤。<sup>[13]</sup>这样一来，至清后期上述各地每年要为皇家采办杨木长柴达37,800斤。这些杨木长柴主要是在举行祭祀大典时，用来焚燎。至于清室生活所用柴炭，主要由易州、滦平、兴隆等地采办。

总之，在金、元、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封建王朝的国都，城市建设规模浩大，宫殿苑囿豪华壮丽，需用木材极多。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是供应北京城市建设所需木材的主要地区之一；同时，又是供应北京城市生活所需木柴木炭的主要地区。

### 5. 永定河水分流入北运河，为漕运畅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自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并改名中都后，继而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都是全国的首都。庞大的封建中央官僚机构、众多的驻军和都城中几十万百姓居民，对粮食和日用品的需求，北京地区是无力满足的，只能仰赖富庶的江南。于是，金、元、明、清四朝，都极为注重漕运，视为国家大政，朝廷要务。为此，金代开凿了金口河，欲引永定河水以济漕，但失败了。<sup>[14]</sup>元代开

通了南北大运河。元、明、清时，每年都有三四百万石或四五百万石米粮依赖大运河漕运到通州和京城。可以说，南北大运河是元、明、清时北京城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没有大运河漕运，就没有北京作为封建皇都的历史地位。

在两千多里长的大运河漕道中，与北京关系最直接的一段就是北运河。北运河是指从通州到天津（直沽）间的白河河道。其水主要来自上游的潮河、白河、温榆河及通惠河等。元、明二代，永定河（时称浑河）在卢沟桥以下看丹村（在丰台西南）附近分为二派，一派南流，注入霸州以东的淀泊，与运河关系不大，姑且不论。另一派东北转东南流，至马驹桥又转东流，过高古庄再转东北流，至通州南张家湾会入北运河。<sup>[15]</sup>这一派大致就是今天的凉水河。因为有一部分永定河的水分流入北运河，为北运河增添了水量，才有助于漕道通畅。也就是说，永定河在北京历史上的漕运中，也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永定河与北京城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 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对永定河的深刻影响

上文所谈的永定河与北京城的关系只是单向的，实际上，永定河与北京城的关系是双向的。北京城市的发展也对永定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元、明、清时期，由于北京城市建设和社会生活的需求，使永定河中上游流域的森林被彻底破坏，其后果是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水土流失加剧，河水中泥沙巨增。有人根据卫星图像解译计算，永定河全流域多年平均年侵蚀量（即水土流失量）为1.1亿吨。<sup>[16](P102)</sup> 河北省蔚县黄土沟壑纵横，每年水土流失量为690万吨，全县面积3220

平方公里，则该县的侵蚀模数为2143吨/平方公里·年。<sup>[17][P209]</sup>若以此侵蚀模数为率，则官厅以上永定河流域每年有9200万吨黄土变成泥沙流失。另据官厅和三家店两个水文站五六十年的观测结果，永定河多年平均流量分别是17.8亿立方米和19.1亿立方米，而多年平均含沙量分别为49.2公斤/立方米和41.7公斤/立方米。<sup>[18][P185,190]</sup>那么，永定河通过这两地的多年平均输沙量则分别为8757.6万吨和7964.7万吨。显然，永定河水输运的这些泥沙也就是其中上游流域水土流失量。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数据来看，永定河中上游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后，其每年的水土流失量接近1亿吨。正因为有这么多的泥沙混入永定河水中，所以使永定河旧有的“清泉河”的美称，<sup>[19]</sup>被“浑河”、“小黄河”、“无定河”等恶名所取代，<sup>[20]</sup>以致其下游善淤善决，水患不绝。

其次，为了北京城的安全，元、明、清时不断尽力修筑石景山至卢沟桥间的永定河东岸大堤，在人力强制下，使石景山至卢沟桥间永定河道基本固定，难以如历史上曾流经高粱河、清河那样，再往东或东北方向流注了。因为“卢沟之河，至京城西四十里石径山之东，地势平而土脉疏，冲激震荡，迁徙弗常。”<sup>[21]</sup>如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四月，“修卢沟上流石径山河堤。”<sup>[22]</sup>明正统元年（1436年）七月，大雨浃旬，水溢浑河狼窝口（在石景山东南、卢沟桥北）及卢沟桥、小屯厂等地，行在（时北京之称）工部左侍郎李庸奉命督率工匠500人、役夫20,000人，修狼窝口等处堤，正统皇帝谕之曰：“此皆要害，汝其尽心理之，必完必固，毋徒劳民。”<sup>[23]</sup>这次所修卢沟河堤，“累石重甃，培植加厚，崇二丈三尺，广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视昔益坚。既告成，赐名固安堤，置守护者二十家。”<sup>[24]</sup>清康熙三十

七年（1698年）所筑永定河大堤在卢沟桥以下，但光绪十八年（1892年）夏大雨，永定河水陡涨，给事中洪品良言：“北岸头工（在石景山下）关系最重，请接连石景山以下添砌石堤，以资捍卫。”结果择要接筑石堤8里，并添修石格。<sup>[25]</sup>这样一来，迫使永定河出山后再也不能在其洪积冲积扇顶部自由迁摆，只能奔向卢沟桥流去。

再者，为了根除下游的水患，进一步开发永定河水利，特别是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造就稳定优质的水源，半个世纪前修建成官厅水库，将永定河拦腰截断。官厅水库的蓄水、防洪、灌溉、发电的效益固然是可歌可颂的，但是，却改变了整个永定河流域的生态平衡，使其下游河道干涸断流，白沙漫漫，大风一吹，造成两岸土地严重沙化。这个问题随着近一、二十年气候日趋干旱，更加尖锐地显现出来，值得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 大力保护“北京的母亲河”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明确地说，永定河真正是北京的母亲河。几千年来，它给北京城带来了说不尽的利益。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永定河就没有北京城。当然，北京城的历史发展也对永定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永定河与北京城的这种关系，不能不发人深思：我们今后应如何对待永定河呢？

第一，应全面加强对永定河的科学的研究，加深对它的认识和了解，增强保护“北京的母亲河”的意识和自觉性，切实对永定河的河道、堤岸、河水、沿岸树木及其一切水文、水利设施进行有效的保护。尤其要制止废毁堤岸、污染水质、滥伐树木、破坏水文水利设施的行为。

第二，今后的城乡建设已无需大量木材，城乡生活也无需消耗大量木柴木炭。因

此，现在是加大投资，认真规划，发动群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在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植树造林，逐步恢复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森林植被的最好时机。这是保护“北京的母亲河”带有根本性、长远性的举措。

第三，永定河下游干涸断流、沿岸土地沙化问题，不能因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而对此漠然视之。2001年10月8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景爱同志的文章，提出鉴于“官厅水库先已污染，不能作为生活用水，变成死水一潭。从改善北京环境考虑，官厅水库应开闸放水，使永定河过流，恢复永定河本来面目”的建议。对此，有关部门应予以研究，作出决策。至少应对官厅水库水的污染

加以治理，确保北京这一重要水源的质量。

第四，永定河流域关涉山西、河北、内蒙古、北京、天津2省2市1自治区。因此，如何保护和开发利用永定河，不是北京市一家的事，而是全流域各有关省、市、自治区共同的事。所以，切实保护和有效开发利用永定河，应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协调下，各有关省、市、自治区努力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羁绊，从共同利益出发，紧密携手，团结奋斗，一起来改善和建设永定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和开发利用“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当然，北京市为此而多做点贡献，理所当然，责无旁贷。

#### 注释：

- [1] 这里有关永定河的数据，取自北京志·水利志[Z].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2] 关于蔚城原始聚落形成的问题，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有过精辟论述，这里采取他的基本观点。
- [3] 刘靖碑文，水经注·鲍邱水[Z].
- [4] 裴延儒传，北史[Z] 卷38. 韩律姜传，北齐书[Z] 卷17.
- [5] 光绪顺天府志[Z]. 卷48 “河渠志十三·水利”引册府元龟；河渠志·卢沟河。金史[Z] 卷27. 郭守敬传。元史[Z] 卷164.
- [6] (明) 吕坤. 摘陈边计民艰疏[A]. 明经世文编[C] 卷416.
- [7] 大金国志[Z] 卷9. 光绪·蔚州志[Z] 卷4.
- [8] 百官志五六。元史[Z] 卷89、90.
- [9] 《卢沟运筏图》是元人绘的一幅图画，画面上有巍峨壮观的卢沟桥，桥下水中漂浮着一些木筏，已打捞上河两岸的木筏更多，有人正在搬运木材。这幅画反映了这些木材都是从永定河（元称浑河）上游流域砍伐的，利用河水漂运至卢沟桥，然后再转运大都城。
- [10] 工部二十五·柴炭. 明会典卷205[Z].
- [11] 《明会典》卷205云：“台基厂供应光禄寺等衙门柴炭，每柴一万斤，原价一十六两（银），今定一十五两。炭一万斤，原价四十八两，今定四十五两。”可见，柴与炭的比价为1:3，即三斤木柴可烧成一斤木炭。
- [12] 宛署杂记卷5[Z].
- [13] 《清会典事例》卷951 “工部·薪炭”记载：康熙元年（1662年）题准：“砍柴烧炭，许出古北口、石塘路（在密云城西北部）、潮河川（在古北口西）、墙子路（在密云东）、南冶口（在昌平东北部，今属怀柔县）、二道关（在黄花镇北，今属怀柔），其建昌、居庸等十四口永行禁止。”又乾隆六年（1741年）奏准：“鲇鱼关、大安口（二地在遵化西北部）、黄崖关、将军关、镇罗营（三地在平谷东北部）、墙子路、大小黄崖口、黑峪口（四地在密云东部）等九处，商民出口砍柴烧炭。”
- [14] 河渠志·卢沟河。金史卷27[Z].
- [15] 河渠志五·桑乾河。明史卷87[Z].
- [16] 颜昌远. 北京的水利[M].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
- [17] 蔚县志[Z].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

- [18] 霍亚贞. 北京自然地理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19] 《水经注·漯水》: “漯水自南出山, 谓之清泉河。”“《魏土地记》曰: ‘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 ‘清泉河上承桑乾河, 东流与潞河合’。”
- [20] 河渠志三·永定河. 清史稿卷 128 [Z].
- [21] (明) 杨荣. 修卢沟河堤记. 日下旧闻考卷 93 [Z].
- [22] 成宗纪三. 元史卷 20 [Z].
- [23] 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 20 [Z].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ongding River and Beijing city

**Abstract:** Yongding River is one of the biggest river flowing through Beijing city and it's "the mother river of Beijing". But th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life destroyed the forest of its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Today the River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Keywords:** Yongding River; Beijing city; mother river's protection

(责任编辑: 窦 坤)

(上接第 11 页)

有失必有得。南池子改造毕竟是老北京皇城内第一个试点, 它的经验和教训都十分可贵, 是一笔真正的财富。它的价值就在于我们自己吃了梨子, 知道了味道, 未来的道

路会变得更加清晰, 全世界瞩目的北京旧城的保护和利用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辉煌的古老北京将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让全世界都夸它, 赞美它。

##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ject of Nanchizi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project of Nanchizi in the Imperial city gives an opportunity to protect Beijing. The article figures 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roject and explains the reasons for them.

**Keywords:** the protection of old Beij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chizi; suggestions

(责任编辑: 窦 坤)